

にいみなんきち  
新美南吉

新美南吉這位兒童文學作家出現在日本的國語教科書中，已經有五十五年之久了，而且被選用的作品共有十四篇之多。其中，十八歲就已完成的代表作之一〈權狐〉，更是創下連續被採用五十年以上的空前紀錄。

他在一九一三年（大正二年）出生於現在的愛知縣半田市，一九四三年（昭和十八年）就與世長辭。在浮光掠影的二十九年生命中，留下了厚厚十二冊的全集。其中除了最為人稱頌的童話之外，還包括童謠、詩、短歌、俳句，此外尚有小說、戲曲等等。

自幼課業優秀的他，創作開始得很早。中學二年級時，他對文學產生了莫大的興趣，開啟了勤讀猛寫的文學生涯。光是十六歲那一年向朋友借來看的書籍，根據記載，有書五十七本、雜誌十六冊；一年的創作量，多達童謠一百二十二篇、詩三十三篇、童話十五篇、小說九篇，並且已有《少年俱樂部》等多家雜誌採用了他

的稿件。這些實際的數字，足以讓人感受到他寫作的熱力與早熟的才華。

不斷投稿發表，被評為天才的他，生涯後期一共出書兩本。在二十八歲時受邀出版的第一本書《良寬物語 絨球與鉢之子》是一本傳記文學，創下兩個月就再版的佳績。翌年出版了第一本童話集《爺爺的煤油燈》。過世後透過其文學知音——巽聖歌的奔走、舉薦，讓日本全國對他的光與熱感到驚艷。新美南吉被譽為繼宮澤賢治之後，日本重要的文學財產。

新美南吉在逝世前兩個月，未完成的絕筆自傳小說《天狗》中，透過描繪一個畫家，對自己的文學有相當肯切傳神的描述：「……我不畫誇張的畫，我畫的是質樸謙和的作品。……每當看到螢火蟲，我都會覺得很像自己的畫。要是把環繞在螢火蟲四周的黑暗比喻成現實的話，那麼，螢火蟲所賴以維生的藍色微光，不是螢火蟲的理想是什麼呢？」只要把「畫」改成「文章」，就可以完全了解作者對於自己作品的定義了。這說法非常吻合大多數評論家以及讀者，對於作者的定位與感覺。

是的！「闇夜螢光」，雖然帶著一絲孤寂，但卻淡雅、晶瑩，渾身散發著癒療人心的細膩。



（新美南吉紀念館提供）

導讀

## 清新純淨的娃娃屋

陳慶彰

### 〈小狐狸買手套〉

在日本，有許多文學評論家把新美南吉的作品群，定位為「思慕母親」的文學。認為四歲即遭母喪，翌年五歲就與繼母一起生活的新美南吉，「對母愛的渴望」一直是他創作的原動力。就是這股根深柢固的動力，使他在自己作品中不停地追尋母愛，更進而拓展為探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牽繫。這樣的說法，可說已經得到大多數新美南吉研究者或讀者的認可。

而這篇〈小狐狸買手套〉，不啻是新美南吉思母作品的經典，在許多喜愛新美南吉的讀者心目中，是與〈權狐〉齊名的代表作。新美南吉在這篇作品的原稿上，寫明完稿於一九三三年（昭和八年）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夜晚，也就是他弱冠二十歲時所完成的作品。

這時的他是「東京外語大學英語系」的二年級學生，住在該校的學生宿舍裡。十八歲時認識了他的文學貴人異聖歌，十九歲那年的四月入學後，曾有四、五個月的時間寄身於異聖歌東京的家中。在這兩年多之間，新美南吉藉由名兒童文學作家、歌人異聖歌的薰陶與引見，認識了諸多文學同儕，更受到西方文化盛

行的首都東京的洗禮，心靈世界諸多斬穫，是可以想見的。

其實身體本就虛弱的他，在二十一歲那年的二月，吐了他的第一口血。驚濤駭浪來襲前的繁華或寧靜，總帶著那麼幾分動人的戲劇性，所以〈小狐狸買手套〉可以說是，他在身子受重創前最意氣風發，最充滿希望的那一刻，所凝聚出來的結晶。

而這篇珠玉之作，之所以散發著非凡的光彩，「擬獸化」的表現應該功不可沒。新美南吉將自己化身為小狐狸，也將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母親形像，整個投注在狐狸媽媽的身上。這種「擬獸化」的寫法，使得作者能很客觀自在地刻劃，而不至於流於強迫性的自我抒發而顯得肉麻，也把親子之情透過可愛的動物，描寫得更具普遍性，更加莞爾動人。

無疑，小狐狸是很愛撒嬌的，被雪地的反光一刺到眼睛，就會馬上飛奔到母親的身旁求助。就像每一個幼童一般，渴望在母親的搖籃曲中睡著。相對地無疑，狐狸媽媽是位非常溫柔的母親，憂心忡忡地察看小狐狸的眼睛，對著孩子凍成紫紅牡丹色的小手呵熱氣，也跟人類的母親一樣，用極其溫柔的嗓音，唱搖籃歌哄孩子安心入睡……尤其是小狐狸鑽到狐狸媽媽肚子下面，一邊趴喳趴喳地眨著圓圓的眼睛，一邊東張西望地一路前行的那一幕，真是道盡了普天之下孩子依賴母親，母親衛護孩子的天性與真情。不同的是人類母親衛護的方式，是用手抱的、用背的，而此篇正因為「擬獸化」的功效，才能把親子互動描寫得這樣獨特



原文鑑賞

手袋を買いに。

## 新美南吉

にいみなんきち

寒い冬が北方から、狐の親子の棲んでいる森へもやって来ました。

或朝洞穴から子供の狐が出ようとしましたが、「あつ」と叫んで眼を抑えながら母さん狐のところへころげて来ました。

「母ちゃん、眼に何か刺さった、ぬいて頂戴早く早く」と言いました。



母<sup>かあ</sup>さん狐<sup>ぎつね</sup>がびっくりして、あわてふためきながら、眼<sup>め</sup>を抑<sup>おさ</sup>えている子<sup>こ</sup>供<sup>ども</sup>の手<sup>て</sup>を恐<sup>おそ</sup>る恐<sup>おそ</sup>るとりのけて見<sup>み</sup>ましたが、何<sup>なに</sup>も刺<sup>さ</sup>さってはいませんでした。母<sup>かあ</sup>さん狐<sup>ぎつね</sup>は洞<sup>ほら</sup>穴<sup>あな</sup>の入<sup>い</sup>り口<sup>ぐち</sup>から外<sup>そと</sup>へ出<sup>で</sup>て始<sup>はじ</sup>めてわ<sup>わ</sup>けが解<sup>わか</sup>りました。昨<sup>さく</sup>夜<sup>や</sup>のう<sup>う</sup>ち<sup>ち</sup>に、真<sup>ま</sup>白<sup>しろ</sup>な雪<sup>ゆき</sup>がど<sup>ど</sup>つ<sup>つ</sup>さ<sup>さ</sup>り降<sup>ふ</sup>ったのです。その雪<sup>ゆき</sup>の上<sup>う</sup>か<sup>か</sup>ら<sup>ら</sup>お陽<sup>ひ</sup>さ<sup>さ</sup>ま<sup>ま</sup>がキラキラと照<sup>て</sup>らしたので、雪<sup>ゆき</sup>は眩<sup>まぶ</sup>しいほど反<sup>はん</sup>射<sup>しゃ</sup>して<sup>して</sup>いたのです。雪<sup>ゆき</sup>を知ら<sup>し</sup>らな<sup>な</sup>かつ<sup>つ</sup>た子<sup>こ</sup>供<sup>ども</sup>の狐<sup>ぎつね</sup>は、あ<sup>あ</sup>ま<sup>ま</sup>り強<sup>つよ</sup>い反<sup>はん</sup>射<sup>しゃ</sup>をうけたので、眼<sup>め</sup>に何<sup>なに</sup>か刺<sup>さ</sup>さ<sup>さ</sup>ったと思<sup>おも</sup>ったのでした。

子<sup>こ</sup>供<sup>ども</sup>の狐<sup>ぎつね</sup>は遊<sup>あそ</sup>びに行<sup>い</sup>きま<sup>ま</sup>した。真<sup>ま</sup>綿<sup>わた</sup>のよ<sup>よ</sup>うに柔<sup>やわ</sup>かい雪<sup>ゆき</sup>の上<sup>う</sup>えを駆<sup>か</sup>け廻<sup>まわ</sup>ると、雪<sup>ゆき</sup>の粉<sup>こ</sup>が、し<sup>し</sup>ぶ<sup>ぶ</sup>きのよ<sup>よ</sup>うに飛<sup>と</sup>び散<sup>ち</sup>つて小<sup>ちい</sup>さい虹<sup>にじ</sup>がす<sup>す</sup>つと映<sup>うつ</sup>るのでした。

すると突<sup>とつ</sup>然<sup>ぜん</sup>、う<sup>う</sup>しろ<sup>しろ</sup>で、

## 新美南吉

寒冷的冬季打從北方來❶，也來到了狐狸母子棲身的森林。

某天早晨，小狐狸正準備從洞穴裡出來時，突然「啊！」地大叫了一聲，他摀著眼睛滾到狐狸媽媽的身旁，說：「媽媽，有東西刺到我眼睛了，快幫我拔出來，快點！快點啦！」

狐狸媽媽嚇了一大跳，驚慌失措中戰戰兢兢地掰開孩子摀著眼睛的手，看了一眼，並沒發現扎著任何東

西。當狐狸媽媽從洞穴口鑽了出來，她終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。原來，昨天夜裏下了好多白皚皚的雪，在金光閃閃的陽光照耀下，雪地燦爛地反射了光線，從沒看過雪的小狐狸，被太過強烈的光芒一反射，就誤以為自己的眼睛被什麼東西給扎到了。

小狐狸跑出去玩了。當他在柔軟如綿的雪地上到處奔馳時，細雪就像浪花般地飛濺，忽地映出了一道小小





的彩虹。

這時，突然從後面傳來「趴搭趴搭，颯！」的巨響，像麵包粉般的細雪，輕輕柔柔地覆蓋了小狐狸的身上。小狐狸吃了一驚，一溜煙像滾進雪堆裡似地，霎時奔竄到了十公尺之外的遠方。他心想，發生了什麼事啊？但回頭一望卻什麼都沒有。原來是雪從冷杉樹的枝桠上崩塌了下來。那如同白絹般的雪絲，還在枝幹間滑落著呢。

不久後回到洞穴的小狐狸，在狐狸媽媽面前，伸出了自己兩隻凍成了牡丹色的紫紅小手說：「媽媽，手手好冷喔！手手刺痛痛的！」狐狸媽媽對著那雙手兒呼呼地吹了口熱氣後，一面輕柔地用媽媽溫暖的手握著，一面對著孩子說：「很快就會變暖的，只是碰觸到雪而已，應該是馬上就可以回暖的啦！」<sup>❶</sup>但她心裡忖度著，要是讓可愛寶貝兒子的手凍傷的話就太可憐了，晚上就去街上，為寶寶的小手買雙合適的毛線手套吧。

漆黑的夜為大地蒙上了一片黑影，就像塊大方